



士



著原生文帝史
譯野齋李

門的故事

律師阿特生(Uterson)先生是一個五官不端正的人，面上從沒有欣然現過微笑；言談冷淡，稀少，忸怩；情感畏縮；瘦長，陰鬱，索然無味，可是卻有些可愛。在友誼的集會中，而且在酒合他口味的時候，一種很富於人情的東西從他的眼睛裏發光；這種東西確實沒有在他的談吐中流露過；但是它不僅在餐後面孔的默然表現上發言，卻更常在他生活的行爲上高聲的表露。他對於自己是克苦的；一個人的時候，便喝杜松子燒酒遏制酒癖；而且雖然喜歡劇場，他二十年來沒有進去過一次。但是他對於別人卻有一種首肯的寬容；有時候對於他們作壞事所必須具有的精神的高壓，幾乎懷着羨慕的心驚訝不置；而且在任何的絕境之中，他總寧願幫助人，不願責難人。「我傾心於該隱（譯註一）的異端邪說，」他常古怪的這樣說：「我讓我的兄弟自己隨興走入魔道。」作這樣性情的人物時，他往往在墮落人的生活中是最後的好影響，是他們的最後的可敬的相識。而

1
譯註一：該隱(Cain)是亞當和夏娃之子，曾殺其弟亞伯，見舊約創世紀第四章。

且對於這樣的人，只要他們到他的住處來，他在態度上絕不顯出一點點的改變。

無疑的，這種事對於阿特生先生是容易的；因為他最好也不過是不表露感情，而且就是他的友誼，似乎也是根據了同樣的老好脾氣而成立。從機會的手中接受現成的朋友，是謙虛人的標記；這也便是這位律師的方法。他的朋友是他的親屬和他認識得最久的人；他的愛像長春藤一樣，是時間的產物，並不表示愛的對象有什麼本領。無疑的，使他和他的遠門親戚，城市的閒人理卡得·恩費得(Richard Enfield)先生相連的結，便是這樣來的。這兩個人在彼此身上能夠看出什麼，他們能發現什麼相通的東西，在許多人都是難解決的問題。據在他們星期日散步時遇到他們的人說，他們什麼話也不談，看起來異常沈悶，而且有一位朋友出現，他們顯然暢快的加以歡迎。雖然這樣，他們兩人卻頂重視這種遠行，認為這是每星期主要的珍寶，而且不僅將尋樂的機會拋到一旁，卻也拒絕事務的要求，以便不間斷的享受它。

在有一次漫步的時候，他們的道路適逢使他們在倫敦熱鬧區域，一條偏街上走。街是小的，也是所謂安靜的街，但是在星期日以外的平常時候，卻有很興旺的買賣。居民似乎生活都頗好，但都好勝的希望過得更好，並將賺得的多餘利潤費在招徠上面，所以

那條街的鋪面有一種引人的神氣，像成排微笑着的女店員一樣。就是在星期日，它將更華麗的吸引物遮掩起來，比較行人稀少的時候，這條街也和骯髒的四鄰成爲對照，像叢林中的火一樣閃光；而且它的新油漆的護窗，擦得很好的銅，一般的潔淨和歡快情調，立刻使行人的眼睛注意並愉快。

向東行靠左手，離一個拐角兩道門，街的直線被院子的入口打破了；正在這個地方，一所左手的建築將它的三角牆伸到街上。這建築有兩層；沒有窗子，只在下層有一道門，上層有一面無窗褪色的牆；而且無論在那一方面，都有長久的污濁無人過問的痕跡。既沒有鈴也沒有扣環的門已經損壞變色了。流浪人踉踉跟跟走進窪入處，在門板上劃火柴；小孩們在臺階上開鋪子；學童在牆的嵌線上試刀；而且在將近一代的時間中，沒有人出現來趕開這些隨來隨去的人，或修補他們所破壞的地方。

恩費得先生和律師在偏街的另一邊；但是來到正對入口的地方時，前一人舉起手杖來指一指。

「你曾經注意到過那個門嗎？」他問；在他的同伴給了肯定的答話時，他接着說：「那個門在我心裏和一個很奇怪的故事相關呢。」

「果真嗎？」阿特生先生聲音略變了一點說，「是什麼故事呢？」

「噫，是這樣的，」恩費得先生回答說：「約在烏黑的冬天清晨三點鐘的時候，我正從天涯的一個地方回家來，我的道路所經過的那部份城市，確是除了燈之外看不到什麼。走過一條街又是一條街，所有的人都熟睡了——一條街接着一條街都像賽會似的點亮起來，而且都像教堂一樣空——最後我有了這種心境：一個人有了這樣心境時，他聽來聽去，渴望着見到一個警察。突然間，我看見了兩個人影：一個小身材的人快步蹣跚的向東走，另外一個是八到十歲的女孩，她在盡力順着一條橫街急跑。先生，這兩個人，在拐角處很自然的互碰着了；於是事情的可怕部份到來了；因為這個人不動聲色的從孩子身上踏過，留下她在地上叫嚷。聽起來沒有什麼，看起來卻是凶惡的。不像是個人；卻像是一個該下地獄的徧淨天。（譯註二）我喊了一聲，拔腿就跑，抓住那個人的領子，使他回到原地方，在那裏已經有不小的一羣人在叫嚷着的孩子周圍了。他是十分冷靜的。

譯註二：徧淨天 (Juggernaut) 是印度的神，在戴着他的偶像的車經過時，狂妄的崇拜者臥在車前使車

從身上壓過。

並沒有抵抗，但是那樣可怕的看了我一眼，使我像跑似的出了汗。出來的是孩子家裏的人；不一會，原派她去請的醫生也露了面。據外科醫生說，孩子並沒很受傷，只是更受了嚇；到這裏你也許以為就完了。但是有一種奇怪的情形。我一看到那個人便厭惡他。孩子家裏的人也是這樣，這是很自然的。但是醫生的情形卻使我驚奇。他是普通呆板的藥劑師，顯不出特殊的年紀和色彩，有很強的愛丁堡語音，差不多像一隻風笛一樣有感情。先生，他居然和我們其餘的人一樣；每次他看我捉住的人時，我看見這位醫生都因為想要殺死他而面色變白，顯出病相。我知道他心裏是什麼心事，正像他知道我心裏的是一樣；殺死既然不行，我們便作其次的最好的事。我們告訴這個人說，我們能夠也要將這件事情傳為醜聞，使他的名聲從倫敦的這一端臭到那一端。若是他有什麼朋友或信用，我們敢保他會失去。在我們信口誇張的時間中，我們都盡力使婦女們離開他，因為她們像女身鳥翼的怪物一樣凶野。我從沒有看過這樣一圈可憎的臉面；那個人站在中間，帶着一種可怕的譏諷的冷靜——我看得出他也害怕——但真正像撒旦一樣若無其事。『若是你們要利用這件事詐財，』他說，『我自然是沒有辦法的。沒有一個上流人不願避免鬧事。說出你們的數目。』我們為孩子的家庭向他勒索了一百鎊；他顯然原想

不聽從，但是我們這幫人有要搗亂的意思，最後他屈服了。其次的事情便是要使這個錢到手；除了有那個門的地方，你想他把我們向什麼地方領呢？——他突然拿出一把鑰匙，走進去，立刻帶着十鎊現金，和一張科茲銀行的其餘九十鎊的支票回來了，支票寫明款付持票人，簽着一個我不能提的名字，雖然這是我故事中的一個要點，不過這個名字至少很爲人所知，而且是常常印出來的。數目字是死板的；但是簽字若要是真的話，要值得更多呢。我冒昧的向這位先生說，全部的事情都彷彿是偽造的，而且在真實的生活中，一個人不在清晨四點鐘走進地下室的門，拿着別人的將近百鎊的支票走出來。但是他十分從容並看人不起。『你放心罷，』他說，『我和你們在一塊一直等到銀行開門，並自己把支票兌現。』所以醫生，孩子的父親，我們的朋友和我自己都出發了，在我的住處度完夜晚其餘的時光；第二天吃過早餐後，我們便全體到銀行去。我自己送上支票，並且說我有各種理由相信它是假造的。一點也不是。支票是真的。」

「得啦，得啦！」阿特生先生說。

「我看你和我有同樣感覺，」恩費得先生說道。「是的，這是一個不祥的故事。因爲我的這個人是沒有人弄得了的傢伙，是一個真正該下地獄的人；可是開支票的人卻是

最有禮節的，也有名，而且更糟的是，他是一個作他們所謂好事的人。我料想是訛詐；一個誠實的人爲他青春的胡鬧在出着大的代價。因此我將那個有門的地方叫作訛詐的房。可是你知道，就是這也不能將一切都解釋清楚，」他接着說，並且說了之後，他沈思起來了。

阿特生先生有些突然的發問，將他從沈思中喚醒：「你不知道開支票的人是否住在那裏罷？」

「真是適當的地方，不是嗎？」恩費得先生回答說。「但是我適逢注意到過他的住址；他住在什麼方場。」

「關於那個有門的地方——你從來沒有打聽過嗎？」阿特生先生說。

「沒有，先生：我是慎重的，」是他的答話。「我對於發問很覺得有顧忌；這太有審判日的意味。你提起一個問題，這就像發動一塊石頭一樣。你安安靜靜的坐在山頂上面；石頭滾開了，又使別的石頭滾起來；立刻一個坐在自己後園裏的溫和的老人（你不會料想到的）的頭部被打，於是家人不得不改名換姓。沒有，先生，我使這成爲我的規律：越看來像是一個怪地方，我越不去過問。」

「也是一條很好的規律呢，」律師說。

「不過我爲自己卻研究了這地方，」恩費得先生接着說。「那彷彿並不是一所房子。沒有別的門，而且除了隔好久，我所遇的那位先生從那道門出入之外，別的沒有人出入。在二層樓向院子開了三個窗子；下一層沒有窗；窗子總是關着的，不過卻乾淨。再說有一個煙筒總是冒着煙的；所以一定有人住在那裏。可是也不十分確定；因爲那個院子周圍的建築是那樣緊緊的擠在一起，不容易說在什麼地方一所建築完結，另一所建築開始。」

兩個人又沈默的向前走了一會；於是阿特生先生說道：「那是你的一條好規律。」

「是的，我想是好的，」恩費得回答說。

「可是雖然這樣，」律師繼續說，「有一點我是要問問的：從孩子身上走過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，我要問一問。」

「唔，」恩費得先生說，「我看不出這會有什麼害處。是一個名叫哈第(Hyde)的人。」

「嗯，」阿特生先生說。「看起來他是怎麼一種人呢？」

「他是容易描寫的。他的外表有點不妥；有點令人不喜歡，有點純粹令人憎惡的東西。我從沒有見過我這樣不歡喜的人，可是我不大知道爲什麼緣故。他一定在什麼地方有殘疾；他給人一種強烈的殘疾感，不過我指不出明確的地方。他是一個樣子出常的人，可是我確實說不出什麼出常的東西。不行，先生；我完全說明不了；我不會描寫他。這並不是因爲缺乏記憶；因爲我敢說，就在這時候我還看得他清清楚楚呢。」

阿特生先生又默默的走了一點路，顯然很費思索。「你確有把握他使用一把鑰匙嗎？」他最後問。

「好先生……」恩費得大爲驚異的開始說。

「是的，我知道，」阿特生說；「我知道這一定顯得奇怪。事實是，若是我問你另外一個人的名字，那是因爲我已經知道了。你看，理卡得，你的故事說中了要害。若是在任何一點上不正確，你最好改正了。」

「我想你是可以警告我的，」另一個人有點不高興的回答說。「像你們所說，我已經準確得迂拘了。那個人有一把鑰匙；而且更進一步，現在也還有。不到一星期之前，我還看見他使用。」

阿特生先生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但卻一言不發；於是年青人立刻又說起話來。「這是另外一個教訓，教人莫說什麼事，」他說。「我慚愧我愛饒舌。我們約定永遠不再提這件事。」

「我滿心願意，」律師說。「我保證不提，理卡得。」

尋找哈第先生

那天晚上，阿特生先生精神憂鬱的回到他的獨身者的住屋，並且坐下吃飯並不覺津津有味。他的星期日習慣是在吃過飯之後，緊靠着火跟前坐下，一卷枯燥無味的神學書放在讀書檯上，一直到鄰近教堂的鐘打了十二點，纔穩重的，滿意的走上牀。不過在這一夜，桌布一拿開，他便拿起一隻蠟燭，走到他的事務室裏去了。他在那裏打開保險箱，從最隱密的地方將封上寫着傑克爾 (Tokyl) 大夫遺囑的文件拿出來，並愁眉不展的坐下去研究它的內容。這個遺囑是親筆寫的，因為阿特生先生雖然在遺囑寫成時保管它，卻拒絕在寫遺囑上給予任何幫助；遺囑不僅規定在醫學博士，民法學博士，法學博

士，皇家科學會會員等等亨利·傑克爾死的時候，他的一切財產由他的「朋友和恩人愛德渥德·哈第」承繼，卻也規定着傑克爾大夫「失蹤或未說明而走開超過了三個月的時期」時，該愛德渥德·哈第就可以毫無耽擱取得亨利·傑克爾的地位，並且除了對大夫家裏的人付點小款之外，沒有任何的負擔或義務。這個文件老早就是他的眼中釘。他是律師，又是愛生活的健全和慣常方面的人，在他看來，妄想的便是無恥的——就這兩樣人說，這個文件都使他生氣。在這以前，他對哈第先生毫無所知；現在突然一轉變，增大了他的憤怒，卻是因為他知道他了。在名字僅是一個名字，關於它不能多知道什麼的時候，已經是夠糟的了。名字上又附着了可惡的屬性時，更糟了；於是從欺蒙了他的眼睛這樣久的，那變動不實的輕霧中，突然跳出了明確的魔鬼的代表。

「我原想這是瘋狂，」在將可惡的文件放回保險箱時，他說，「現在我卻害怕是丟臉的事。」

說了這話之後，他吹熄蠟燭，穿上大衣，向那醫學的衛城加萬地須方場(Cavendish Square)的方向出發，他的朋友蘭尼昂(Lanyon)大醫生住在那裏，應診擁擠擠的病人。「若是有人知道的話，那就是蘭尼昂了，」他這樣想。

莊嚴的司食認識他，歡迎他；他沒有經過耽擱，卻從門口一直被引進餐室，蘭尼昂大夫正獨自一人坐在那裏喝酒。他是一個誠懇，健康，短小精悍，紅臉的人，蓬鬆的髮已經早熟的白了，態度是熱鬧果決的。一看見阿特生先生，他從椅上跳起來，用兩隻手歡迎他。他的誠懇看起來是有點演劇風味的，因為這是他的方式；但是卻有真的感情作根據。他們兩個是老朋友，是中學和大學的同伴，兩個人都自重並互敬，而且還有一種並不常有的情形，便是兩個人十分樂於相處。

漫談了一會之後，律師引到很不愉快的盤據在他心裏的題目。

「蘭尼昂，」他說，「我料想你一定和我是亨利·傑克爾的兩個最老的朋友了。」
「我願意朋友們年青些，」蘭尼昂大夫笑着說。「不過我料想我們是罷。怎麼樣呢？現在我不大見到他了。」

「果真嗎？」阿特生說。「我想你們有共同的興趣聯繫呢。」

「我們原有的，」是他的答話。「但是十年多以來，亨利·傑克爾在我覺得太妙想天開了。他開始有點不妥，腦子不妥；雖然我像他們所說，爲了舊日的緣故還對他關切，可是在過去和目前我都見到他少極了。那樣不科學的嚙語，」大夫臉色突然變紫了

接着說，「會使得蒙和皮西阿司（譯註三）那樣的朋友也生疏起來。」

這種小小的脾氣對於阿特生先生是一點安慰。「他們只在科學的某一點上意見不同，」他想；因為他不是一個科學熱的人（除了在賣契的事情上之外），他甚至還想：「並不比這更糟啊！」他給他的朋友幾秒鐘恢復鎮靜，於是又談到他來要問的問題：「你曾經遇到過他的一個保護人——一位哈第嗎？」他問。

「哈第？」蘭尼昂重覆說。「沒有。從沒有聽到他過。是在我的時期以後了。」律師帶回來到他那大黑牀上的只有這點消息，他在那牀上翻來覆去，一直到清晨的鐘點逐漸增加了數目。他的心在黑暗中勞作並被許多問題所圍攻，對於他的這樣勞作的心，這是沒有多少安慰的夜。

離阿特生先生的住處很近便的教堂的鐘，打了六點，但是他還在研究這個問題。以前這問題只在智力的方面觸到他；但是現在在他的想像也忙起來，或倒不如說變成奴隸了；而且當他在夜和有窗幔的房屋的全盤黑暗中躺着翻來覆去時，恩費得先生的故事成

譯註三：皮西阿司 (Pythias) 因政治陰謀被判死刑，請准以得蒙 (Damon) 作人質回去看望一下家人，

按時回來，因被赦免。他們二人因此成了忠實朋友的代表名詞。

爲一捲照亮的畫從他的心頭閃過。他會意識到夜的城市中大片的燈火；於是意識到一個人的形體迅速的行走；於是一個孩子從大夫的家裏跑來；於是兩人相遇，那個人的徧淨天將孩子踏倒，不顧她的叫喊走過去了。不然他就會看到一所闊房子裏的一間屋，他的朋友在那裏熟睡着，作着夢，並且對他的夢微笑着；以後那間屋子的門開開了，牀帳被扯開來，睡的人被叫醒，看哪！他的牀邊站着一個人，是從他得到了權力的，就是在這樣夜深的時刻，他也必須起來，作這個人所吩咐的事。這兩種情況下的人形擾了律師終夜；假如他什麼時候一打盹，便只看到那人形從熟睡的房屋中更竊竊的溜過去，或者越來越快的，甚至快到使人暈眩的程度，從燈光照耀的城市裏那較寬的迷津中活動，在每條街的拐角處，壓倒一個孩子，拋下她在那裏叫喊。可是這人形沒有臉面可以藉此認識它；就是在他的夢中，它也沒有臉面，或者僅有迷惑他並在他眼前消融的臉面；因此一種特別強烈的，幾乎過度的好奇心，在律師心裏發生並迅速生長，要看看真哈第先生的面貌。他只要能看見他一次，他想這神祕便會減輕，或者完全消滅了，像神祕的事物在經過好好考察之後所慣有的情形一樣。對於他的朋友的奇怪的偏愛或束縛（你高興說它是什麼便是什麼），甚至對遺囑的驚人的條款，他也許可以看出一種理由。至少是值得

看一看的臉面；沒有憐憫心的人的臉面；這臉面只消一露，便在不容易受感動的恩費得的心裏，也引起持久的憎惡精神來。

從這時候起，阿特生先生便常有許多鋪子的偏街上這道門跟前。早晨辦公時間之前，午間事多時間少的時候，夜晚在有霧的城市的月亮之下，藉着一切的光，在一切寂寞或熱鬧的鐘點，都可以在他選定的地位找到律師。

「假若他是藏先生（譯註四），」他這樣想，「我便作找先生。」

最後他的耐性得到了報酬。是乾爽的美夜；空氣嚴寒；街道像跳舞廳的地板一樣乾淨；燈不受任何風吹動，照出規則的光與影的圖形。到十點鐘的時候，鋪子都關了門，那條偏街是很寂寞的，而且雖然從各方面傳來倫敦的低沈的聲音，卻也是很靜默的。小的聲音傳得很遠；屋子裏發出的家庭的聲音，在路兩邊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到；過路人行近的不清楚的聲音在他以前很久就傳來。阿特生先生已經在他的地位那裏站了幾分鐘的時候，他覺到一種奇怪的，輕輕的脚步漸漸走近。在他每夜巡邏中，一個人還離得很遠的時候，突然從城市的一片嗡嗡喋喋聲中，清楚發出的脚步聲所產生的離奇影響，他

早已習慣了。但是他的注意以前絕沒有這樣澈底的，斷然的被吸引住過；他懷着有力的，迷信的成功預感，退到院子的入口裏去。

脚步很快的越來越近，在轉過街頭的時候，突然聲音大起來了。律師從入口向外看望，不一會就可以看出他所要應付的是那一種人。他是身材矮小的，衣服很樸素，而且就是在那樣的距離，他的神氣也很引起觀望人的反感。但是他穿過大道節省時間，一直向門走來；而且在他走來的時候，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鑰匙，像一個走近家的人一樣。

阿特生先生走出來，在他走過時拍拍他的肩頭。「我想是哈第先生罷？」

哈第先生嘶的吸了一口氣向後畏縮。但是他的畏懼只是暫時的；雖然他沒有看律師的臉，他卻十分冷靜的回答：「這是我的名字。你要作什麼？」

「我看你是要進去，」律師回答說。「我是傑克爾大夫的老朋友——高恩街的阿特生先生——你一定聽到過我的名字；這樣方便的遇到你，我想你可以允許我進去罷。」

「你找不到傑克爾大夫；他不在家，」哈第先生回答，一面吹着鑰匙。於是突然的，可是依然沒有向上看望，他問道：「你怎麼認識我呢？」

「在你那方面，」阿特生先生說，「你願意賞我一個面子嗎？」